

我的放纵青春：青春对任何人来说，都只有一次，怎样能不虚度自己的青春时代，其实是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，可不是谁都能找到正确答案的……

张良·著

我的放纵青春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我的放纵青春

张 良 著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43

我们哪里听得进她的话，我们的心中充满怒气，要尽情地发泄，继续打斗。

当我洗完菜，走出厨房去卫生间的时候，我听到无香正在接手机。从她的话里我听出了大概是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在楼下，要上来看她。无香推脱说不行，但那人执意要上来，无香最后答应了。

几分钟后，我听到了关门声，无香和他在说话，听声音是一个男人，我呆在厨房烧菜，因为无香说要吃点小菜，所以我弄了青椒炒土豆丝、酸辣藕丁、白菜瘦肉蛋汤和青椒肉丝。当我弄完走出去告诉无香可以开饭的时候，我看到无香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正坐在沙发上聊天，我说可以开饭了，无香走过来对我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一个朋友，本来是打算请我出去吃饭的，但你已经弄了，中午就和我们一起吃算了。无香征求我的同意，我说没有问题，就一起吃，就怕我弄的菜不好吃。

当我转过头仔细看了一眼那个戴眼镜男人，他的面容有点熟悉，他脸上青了一块，肿了，我突然觉得我在



哪里见过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昨天车里的那两个年轻人中戴眼镜的，看来真是冤家路窄，我还故意躲避他。他竟然是无香的朋友，我们竟然在这里见面了。

他看我也愣了一下，估计也认出我来，朝我冷笑了一下。昨天幸亏我们跑得快，要不然麻烦不小，现在要不是无香在场，我想会发生一场激烈的撕杀，我也回敬一个轻蔑的笑。

无香不知情向他介绍我，说我是她表弟，而从无香的介绍中，我得知他叫陈志远，现在在一家高科技公司上班。虽然他西装革履，穿戴整齐，却道貌岸然，花花肠子，从他对无香暧昧的眼神我看出他很喜欢无香，也许正在追求无香，我一定要揭露他的行径，不能让无香受伤。

“陈志远，你脸上怎么青一块，紫一块的？”无香也看到他肿的脸说。

“前两天喝醉酒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陈志远反应倒挺快，瞎编了一个理由。

“还有张良你，别以为我没说，你一进门我就看到你脸上也伤得不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无香终于质问我了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是踢足球不小心摔的。”陈志远这个小白脸把我想好应付无香的理由说出口了，我只好另想一个理由。

“奇怪，踢足球能把脸摔成这样？说不定你们是打架打的呢！”无香笑着开玩笑说，她哪里知道她的这个玩笑话是真的，而且是发生在我和陈志远这个小白脸之间。

“怎么会？你想象力太丰富了。”陈志远笑着说。

“算了，不说了，我们还是吃饭吧！尝尝张良的手艺，我都盼了好几天。”无香示意我们开始吃中饭了。

虽然陈志远对无香有说有笑，毕恭毕敬，但看我的眼神却充满杀气，裴茜茜砸坏了他的车灯，他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，沉默中暗藏着杀机，也许争斗一瞬间爆发。

“这土豆丝是不是太淡了？”就知道陈志远这个小白脸会刁难我，就算鸡蛋里也要挑骨头。

“没有啊，我尝着味道正合适。”无香说。

“也许是我口味太重了吧！敢问张良是什么大学？什么专业？”陈志远又开始刁难我，一定要让我丢丑。

“L大学，路桥专业。”我很快说。

“L大？不是一流大学啊，对了，我有个叔叔是这个专业的工程师，现在在浙江混得不错，以后你要想去工作我可以帮你引见引见。”陈志远说这话的感觉像是高人一等，明显是在鄙视我，瞧不起我。

“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不可以侮辱我的学校，我自己能找到工作，就不麻烦陈兄了。”我回敬道。

“不错不错，有志气。”陈志远也没有说什么。

之后陈志远跟无香讲工作上他如何努力能干，得到上司的夸奖；SOGO里LAPAGAYO有一款很适合无香；然后又讲无聊的笑话，听着他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无香不时发出笑声，我沉默着埋头吃饭。大概是看我一句话不说，陈志远更加得意，更加有劲头地接着讲，我越来越觉得陈志远恶心。

席间无香说去一趟卫生间，无香起身走之后，一种



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，果然陈志远露出了真面目。

“有时候世界很大，人和人一辈子也不会相遇，有时候世界很小，刚分开又相遇了。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，真是有缘。”陈志远的笑看上去很阴险。

“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”我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火气别那么大，你只要赔我换车灯的钱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什么。”陈志远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。

“我们没有错，凭什么要我们赔？”我大声地说。

“我是看在无香的面子上，和你说话才这么客气，你别不长眼。”小白脸站起身来，露出一脸凶相。

“我肯定不会赔的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你他妈的到底赔不赔？”陈志远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。

“我他妈的就不赔，我也没有错！”我坚定地说。

陈志远恼怒了，一个剑步向我冲上来，一拳打在我的头上，我奋勇还击，狠狠地踹了他一脚，两个人撕打在一块。这个时候估计无香听到动静跑过来，看到我们扭打在一起，急着大声喊住手，我们哪里听得进她的话，我们的心中充满怒气，要尽情地发泄，继续打斗。



44

我们学会了抽烟，吐出忧愁，学会了喝酒，麻醉自己。

“你们再不住手我报警了。”无香大员吼。

我们被她的气势所折服，收回了各自的拳头。战斗的战果是陈志远的四只眼睛变成了三只眼，他的眼镜在打斗中摔到了地上，一个镜片摔破了，而我的T恤也被他扯破。但是我非常得意，想必他的一块镜片比我五六十块一件的T恤贵几倍，架不打了，但我们还瞪着对方。

“你们都疯了？吃得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？”无香点上一支烟抽起来。

“没事，我们聊着聊着发现志同道合，都对武术很有兴趣，于是我们就在一起探讨，然后比划比划。”陈志远笑呵呵地说，马上从一只狼变成一只绵羊。这家伙脑子倒是很机灵。

“对，我们正在切磋武艺呢，无香姐你误会了。”我也摸了摸脑袋笑着说。

“你们当我是大白痴啊，瞧你们鼻青脸肿的，这不是



动真格的是什麼？到底為什麼爭鬥？”无香严厉地说。

于是陈志远绘声绘色，情神并茂地神和无香讲了昨天我们发生的事，没想到这个家伙真无耻，把搭讪裴茜茜，想要诱使裴茜茜上车出去玩，说成了是向裴茜茜问路，说我不问是非，直接就打他和他的朋友，然后又叫了一伙帮凶，把他车灯砸了，还很心痛地说那辆车是公司的车，借着开出来兜风的，车灯被砸，只好自己掏钱换。我听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你这是活该，谁让你经常去大学里钓妹妹。但他竟然颠倒是非，明明是窥探已久，不怀好心地搭讪裴茜茜，林荫路上那么多同学，为什么问路偏偏要找女生，为什么不找个丑点的女生，而专门找裴茜茜这样的美女呢！

“张良，是不是真的这回事？”无香的脸阴沉了，陈志远这小白脸恶人先告状。

“明明是他不安好心地搭讪裴茜茜，邀请她上车出去玩。”我道出事实真相。

“裴茜茜？你是说陈志远搭讪的那个女孩是裴茜茜？”无香睁大眼睛问。

“是的，就是裴茜茜。”我说。

陈志远似乎看到了有什么不对劲，忙抢着问：“香香，你认识那女孩？”陈志远称呼无香为香香，大概无香的名字带香字。

“当然认识，我们前几天还见面了。”无香说。

“无香姐，不相信你可以打裴茜茜手机问问那天的真实情况，看到底是问路还是搭讪。”我一定要揭穿陈志远丑陋的嘴脸。

我把裴茜茜的手机号告诉无香，无香拨通了手机，在一番询问后，合上了手机，无香直直地盯着陈志远，眼神坚毅。陈志远显然知道无香了解到事实的真相，神色慌张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你给我滚出去！”无香指着大门吼道，无香生气了。

“香香，你听我说，那都是我同事提议的，只是想约个女孩出去聊聊，仅此而已，真的没有其它的想法。”陈志远替自己开脱。“不要再说了，你给我滚出去。”无香大声地呵斥道。“香香，我真的没有企图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好吗？相信我。”

陈志远还在做最后的努力，但她不知道，一个女人最不能容忍男人的背叛，如果真心喜欢无香，又为什么又去寻觅其他的女孩呢！

“你再也不走，我报警了。”无香坚定地说，没有被陈志远的苦苦请求打动。

陈志远看到他的请求是徒劳的，马上改变了嘴脸，恶狠狠地指着我说：“你小子给我等着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”说完整了整衣服，径直走出大门。

无香走到我的面前，用手抚摸我的脸，轻声问：疼不疼，上次的伤还没好，这次又添新伤。我说一点都不疼，打架爽着呢！我看见无香盯着我的眼睛，她的眼睛有一丝湿润。她的手很温暖，在她身上，我找到了依靠，非常舒适贴心。

下午的时光是在我们两个人的聊天中度过的，无香泡上一壶上等的好茶，我和无香半躺半坐在沙发两头，



在轻柔的音乐中，无香向我讲述了她的家，她的感情经历，这些一直带着神秘，一直堆积在我心头的迷惑终于被解开。

无香说：我的父母是广州人，上大学填报志愿写的是武汉的一所大学，后来如愿进入填报的学校。进了大学后，由于我很漂亮，追求我的男生众多，在大二的时候最后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男孩。那个男孩和我是临近的两个学校，我们在同学联盟会上认识了，第一次看见觉得他是坏坏的，之后觉得他也是坏坏的，可是他的眼睛很大，总是深情地看着我。他开始追求我，对我非常细心体贴，为我做了很多，有一次我的脚扭了，他可以在刚认识我的情况下，马上买一瓶红花油，在马路上给我脱下鞋子来擦。每次我鞋带开了，他都蹲下来给我系鞋带，从来不让我弯腰。他约我出来的时候，我不想去，我说自己有点不舒服，他没说什么，可是他会几分钟后出现在我楼下，然后手里提着满满两大包吃的。

我们一起走过了三年，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光，后来毕业的时候，他的前女友跑到武汉，总是找他出去。最不能让我忍受的是：我和我男朋友在租的房子里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她隔两天就发过来消息，还专门给我手机上发，说很恶心的话：比如你们晚上做几次呀，不要脸到了极点。

一次她把我单独叫出去，给我看他和我男朋友以前高中和大一时拍的照片、买的东西，还说为了我男朋友打了二次胎，现在身体还不好。我看到相片，听到她的话肯定忍受不了，就把她和我男朋友以前的照片扔到地

上，她推了我一下，我就上去狂踢了她一顿，她的手机掉出来了，我就砸了她的手机，我当时只是想保卫我的爱情，没想到她又要自杀、又要上吊。我男朋友知道了，也被我的行为吓坏了，觉得我是无可救药，这么野蛮，他就提出分手，但问题的本身是：她是我男朋友无法忘记的女生，他们在一起好久了，我男朋友就离开了我。

但是我依然还爱着他，于是毕业后，我留在了武汉工作，因为他也留在武汉，因为他，我喜欢上武汉这个城市，城市里面散发着辣辣的气息，每个人像吃了炸药一样急躁，可是却不失热情，豪爽。我盼望着他和他女朋友分手的那一天，这听起来非常愚蠢可笑。我每天沉醉在酒里，因为只有喝醉了，仿佛能看见他出现，才能感觉到他的温柔；每天拼命地吸烟，因为想身上有他的烟草味道。上个星期他约我出来见面，说他马上会调到广州工作，而且准备回去之后就和他女朋友结婚。

无香静静地给我讲着她的故事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，在烟雾缭绕中，我看见了无香含泪的眼睛，我原本以为她成熟稳重，听完她的故事没想到她一个单纯却痴情的女人，在她坚强的表面下，深藏着一颗脆弱的心，在每个夜里孤独无助，惟有眼泪可以稀释忧愁。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，都有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常常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于是我们学会了抽烟，吐出忧愁，学会了喝酒，麻醉自己。岁月慢慢地流逝，我们一点点地成长，却永远也忘不掉曾经拥有的那段情，无法抹去心中那个最最爱的人。

我点上一支烟，也抽起来。无香的故事让我情不自



禁地想起了沈诗雨，我们也是三年的感情，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失去之后才知道后悔。现在她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，也许有一天，我也会得到她结婚的消息，那个时候，我还会流泪吗？还会大醉一场吗？我常常在歌厅里唱着陈奕迅的《婚礼的祝福》：

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/你要的一切/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/你总是太清醒/我始终喝不醉/连祝福你逼我给。

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/你邀我举杯/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/在场的都知道/你我曾那么好/如今整颗心都碎了/你还要我微笑。

“我已经累了，也许我会很快离开武汉，去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好好的一个人生活。”无香淡淡地说。

“你应该重新去寻找一份感情，生活是无奈的，但我们还必须去在苦涩中寻找一丝快乐。”我劝道。可是谁又能那么潇洒地抹去以前的伤痛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呢！

“快乐？只有当我回忆起我和他在一起甜蜜的日子才会感到快乐，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快乐的滋味了。”无香掐灭了手中的烟。

“快乐的人有两种：一种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，而把一切都看为值得欣赏和宽容的人；另一种是热爱生活，不懂得烦恼为何物的人。因此要么你就真的看透，否则，你该多保存一点执迷。”我说。

“讲得真好，你自己想的？”无香微微一笑。

“我才二十二岁，哪讲得出这样的人生感悟，这是台

湾女作家罗兰说的，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就把这段话从她的《罗兰小语》里摘抄在日记里，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修炼到这么高的境界。”我苦笑道。

之后我们沉默不语。



45

无香也许随时会消失掉，消失在我的生命里。

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无香问我在这睡吗？我开始了心里斗争，看着无香的怅然若失的神情，我知道她夜里一定非常寂寞，我很想陪伴着她。但现在裴茜茜是我女朋友，我也不能和无香走得太接近，万一被她知道无香不是我表姐，我在无香房子里过夜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正犹豫着，手机响了，是裴茜茜的电话。

“张良，你在干什么？”裴茜茜很高兴的语气。

“没干什么，在房子里看书呢！”我随便敷衍道。

“不会现在背着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吧？”裴茜茜的话明显是在开玩笑，可还是吓了我一跳。

“没……没，怎么可能啊！我刚刚还在想你呢！”我有点心虚。

“真的吗？想我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”裴茜茜刁难地问。

“我刚拿起手机准备给你打电话，你的电话就来了。”我扯理由说，裴茜茜这丫头搞突然袭击，幸好我还能

应付。

“你还真会狡辩，记得想我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”裴茜茜说。

“知道了，明天五点我在宿舍楼下等你，早点睡。”我想早点结束通话。

“好，那明天见，你也早点休息。”裴茜茜温柔地说。

道过晚安之后，我放下了手机，天香这个时候正盯着我看裴茜茜这一个电话提醒我，裴茜茜现在正想念着我，我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事情，尽管在无香这里过夜也许我们不会发生什么，但还是回去睡吧！这样我的心会稍稍踏实些。

“裴茜茜打来的电话？”无香猜到了。

“嗯。”我点头答道。

“怎么，这么快就把人家小女生的心给抓走了，你还挺厉害的呀！”无香笑着说，却掩饰不了她眼中的一丝愁绪。

“没有，怎么会，就打个电话问下情况。”我不如如何回答，此刻我的心有点沉重，我似乎感觉和裴茜茜在一起伤害了无香尽管她好像装做无所谓，没说出她心里真实的想法，但有时我还是捕捉到她淡淡忧伤的神情。

“今晚还留这吗？”无香说出了交织在我心头的矛盾。

“不了，你要是穿一性感的睡衣在我眼前走来走去，我怕我把持不住自己，这也没什么，最主要的是你床头的那把水果刀正望着我的下身笑呢！”我开玩笑道，想用轻松的口吻化解这个矛盾。

“那把水果刀可是认人的，你不在它的切割范围之



内。对于你，它就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。”无香也开春玩笑，可我知道她的心里一定很有点难受。

无香走到冰箱里，拿出一个苹果，拿出床头抽屉里的水果刀，认真地削皮，不一会苹果皮削掉了，无香把苹果递到我手中说让我在路上吃，我不敢看她的眼睛，我接过苹果转身走向门口，在关上门的一刹那，听到了无香喊我。

“谢谢你帮我认清了陈志远到家伙的真面目，还受了伤。”无香走过来抚摸着我的头。

“没事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骗无香姐的感情。”我继续说道：“你是不是没有上班了？”无香的时间很空闲，所以我猜测。

“是的，前段心情不好就辞职了，放心好了，我爸爸是开公司的，再加上我工作时的积蓄，饿不死的。”无香笑着说。说的时候帮我整了整衣领。

“那就好，希望你能快乐，我走了。”我关上了门。

看无香的最后一眼，她的眼睛里藏着一种难懂的眼神，我隐隐约约感觉到，无香也许随时会消失掉，消失在我的生命里。

咬了一大口苹果，又脆又甜。

46

在阳光最灿烂的日子里，你的影子依然浮现在我眼前。

之后的一个月，我和裴茜茜享受着爱情的甜蜜，经常跑到她学校，帮她打开水，陪她一起上选修课。有时候，一大早我先坐车到裴茜茜学校，然后一起到户部巷吃早点，虽然排队要等上半个小时，我们却还是很兴奋。有时候借上同学的一辆单车，一起飞驰在东湖边的林荫路上，欣赏着远处磨山的不同姿态。有时候在晚上，我们一起在夜市吃着烧烤，喝上一瓶啤酒，裴茜茜最喜欢吃臭豆腐了，一元钱七块，她边吃还边从口中吐出气，问着我口臭吗？看着她可爱的样子我哭笑不得。

裴茜茜成为我女朋友之后，江鹏和石头对我们表示祝贺，他们开玩笑地说随着裴茜茜加入我们的团伙，我们三剑客家族队伍不断壮大。我们这个小团伙经常聚集在一起开展活动，一起打牌，逛街，打闹，日子异常甜蜜。

在幸福中，我没有忘记一个人，那就是无香。在这